



## 【浮世绘】腊月农家喜事儿多

□许志杰

进了腊月,农家的喜事儿就多了起来,村里不时传着谁家儿子要娶媳妇了、哪家闺女要出嫁的喜讯。

老家人把娶媳妇叫“绎媳妇”。绎是大红的意思,是不是这个“绎”字拿不准,音是这个音,意思与“娶”应该一致。闺女出嫁叫“奏媳妇”,我理解这个“奏”是“做”的土话读音,做媳妇之意。母亲那一代老人还把闺女出嫁说成映托(或应托)闺女,毫无疑问这也是土话。听口气推解其意,似是尽最大努力让闺女光鲜亮丽地“奏媳妇”,多陪送点嫁妆什么的。旧时,父母给儿子娶媳妇倾尽家底儿乃天经地义,嫁闺女则是量力而行,家里富裕就多陪送点儿;实在拿不出,娘心酸,闺女难过。映托闺女,是母亲那种五味杂陈心情的委婉表述。此理之下,儿子绎媳妇隆重热烈,闺女奏媳妇会显得简单许多。

农家人把喜事儿定在腊月来办,至少有三重设想。首先是为顺应天势,遵从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自然规律,人与四时融洽相处。其次又是一种经济实惠、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生活方式。进了腊月就是年,办喜事儿和过年凑到一起,很多礼仪性的迎来送往就可以统一筹划,能合二为一、一并办理,能省则省。把喜事儿办得兴高采烈,兼顾过年应有的礼节,可谓一举两得。再者就是喜事儿连着过年,新人新年新气象,这叫喜事连连、喜上加喜。当然,老人们的打算更是如意,那就是来年秋天收获的季节能抱上大孙子,添丁纳福,这又叫喜事不断线。再说,冬天对于农家人来说,相对清闲,有更多的空间操持喜事儿。

如此序列缜密的设计理念,基于农家人对于孩子喜事的高度重视,每一个环节严丝合缝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以绎媳妇为例,什么时候相亲,哪天提亲,什么时间定亲,仪式选吉日良辰,细节尽在掌握中。节拍如同跨栏运动员,每一个动作都在点儿上,不可稍有疏漏。为此,家族的长辈们聚在一起,多次磋商,综合家里的具体条件,量入为出,制定既要顾及面子还要考虑里子的操办方案。推举一位本家族精明能干、具备相应管理水平、能够公正处事、善于协调、年富力强的人为本次喜事儿的总管。在总管的麾下,根据需要,分派若干跑腿的,处理相关事务。

大政既出,各路人马分头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中。购置喜事用品的,给姥爷舅舅大姨小姑报喜的,当差的小步快跑,决不懈怠。总管一日一汇总、三天一调度,气氛欢快,有条不紊,渐次推进。

我在农村生活时岁数还小,家族是个人丁兴旺的大户,曾祖父的好几个兄弟还在,每遇大事必出场,爷爷辈的都插不上嘴,我等毛孩子打酱油也轮不着。但有几件事是我自己经历过的,很有时代感,说来情深话长。

1975年腊月哥嫂成婚,这是我们家族时隔二十多年长子长孙的又一次婚庆大典,上一次是父亲作为长子长孙迎娶我母亲。消息传开,村里左邻右舍纷纷前来看喜,送到家里或两三块钱或印着大红喜字的洗脸盆、铁皮暖水瓶、床单、枕巾等。哥嫂的新房里不几天就堆满了各种礼品,甚是壮观。

看喜,如同现在婚礼上的随份子,予以表达祝贺、祝福之意。但老家的看喜与城里人现行的随份子有很大不同。城里人是看着通讯录把认为有些交际、足以达到随份子这样情谊的亲朋好友

通知一遍,进行预热,临近办喜事的日子再予以确认,谁来谁不来,据此安排座次。老家的看喜程序与此相反,谁家办喜事,街坊邻里闻讯而来,把礼金、礼品送到家,才能确定人家是要来看喜,绎媳妇那天留出坐席的位子,提前一天把请帖送到府上。也有的在人家到家里送礼时一并把请帖呈上。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,保持了一种贵族式的矜持,也不至于给本无看喜之意的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,充满了应有的尊重。当然,这跟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狭窄的活动空间分不开,鸡犬之声相闻,东家长西家短,哪家有点事不出一天妇孺皆知。稍有区别的是,本家族不出五服的长辈和血缘近的亲戚,那是需要一家之主上门亲自汇报并当面邀请的,否则会因礼节不到而受到数落,脾气大的甚至在喜事当天故意缺席,摆个谱儿,给晚辈点脸色瞧瞧。

邻居们到我家看喜送礼金、礼品的那几天,正好父亲单位有任务,一个星期未能回家。那几年赶上政府提出移风易俗、喜事新办。父亲完成工作回来,知道看喜的事,提出哥哥的喜事要响应政府号召,不收礼金、礼品。父亲是共产党员,在铁路上工作多年,在家族中享有一定威望。此提议一出,得到母亲、哥哥以及家族长辈的赞同,决定不再收受礼金、礼品,已经收了的礼品留下,礼金全部退回。父亲说,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巴,一年挣不了几块钱,养家糊口,实在不易,这份情意我们全家领了,礼品、礼金就不收了。

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,还被父亲指派去给几家邻居退送礼金。人家都是推来挡去、坚决不收,一个劲儿地说他们家绎媳妇时我家看喜了之类的话。母亲教我一招,不管他们怎么推辞,找个地方把钱塞下转身就跑,终于完成了父母大人交给的光荣任务。

第二件事是上小学三年级时,班主任许老师奏媳妇,嫁到不远的邻村。当地习俗,闺女出嫁时,要有一对金童玉女随拉媳妇的车一起送到婆家,雅称“压车”。什么意思?以此留住闺女家的念想,因为出嫁当天,除了这对金童玉女,不再有其他人跟着去婆家,两个“压车”的孩子就是娘家人的全权代表。还是期盼未来儿女双全的意思?或许两者兼有,可见“压车”的孩子肩负的责任有多重。

能为班主任老师出嫁“压车”,真是莫大的荣幸,说明许老师喜欢自己的学生。许老师是村小学的民办老师,按规定结婚之后要把户口落到婆家,户口不在村里,就不能继续当民办教师了。三年级结束,许老师离任。过年她回娘家,我专门去跟她告别,又一直送她到村边的路口。

那会儿可没有小汽车拉新媳妇,用的是生产队的马车,把铺炕的席子拿来在马车上装个棚子,前后挂上红色的大包袱布做挡布,很像以前达官贵人出行坐的马车轿子。新媳妇和“压车”的金童玉女坐在车里,其他人跟在车后边做护卫,很是威风。下午还是这辆马车把“压车”的孩子送回家,每人得到两个糖火烧、两块糖、两个枣、一把熟花生。

经年累月,老家人办喜事的一些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,马车换成了小轿车,“压车”的金童玉女大概也换成了伴郎伴娘。唯有乡里乡亲看喜的形式依然保留着过去的样子,以发自内心的祝福,愿一对又一对新人在简单纯粹的生活中寻得真爱。

□李晓

在城里碰见来自老家的几个乡人,他们告诉我,老家林子里常有野猪奔窜,林子里很少有人砍柴了,问我在城里还要不要用木柴取暖。我的眼前,顿时浮现起旧年柴火的跳跃。

那些年一入冬,母亲就开始进山砍柴,她把砍下的刺槐、杨树、青冈、桐树、松柏、楠木、杉树、黄荆树的枝丫在屋檐下、院坝中堆码成圆垛形。远远望去,这些柴垛如给我们家那破旧的青瓦房打上的厚补丁。

砍柴的高潮,是在腊月,满山满岭的树都弯下腰来,低眉顺眼地等待农人去收拾它们旁逸斜出的干枯枝丫。母亲说,一年到头了,这也是给树木们理理发。母亲拿着那把篾刀,在门前的砂轮石上磨了又磨,发出明晃晃的光。母亲背着背篼进山,出山时码在背篼里的柴,高出她的半个身子。瘦小的母亲,背起的是一座小山,蜗牛一样一步一步挪回家。

柴垛,在我少年时的贫瘠年代,也是一个农家腊月里准备的年货。看一个农家是否殷实,门前看柴垛,进屋敲谷仓。门前柴垛码得高大粗壮,屋里谷仓用手指敲打时发出沉沉之声,这个家庭就是让人羡慕的,它让主人有了面子,也让一家人在柴火旺旺里吃饱肚子。

那时父亲还在县城工作,砍柴的活就落在母亲身上。有一年腊月,父亲周末回家,他心疼母亲,就和母亲一道进山砍柴。父亲是县城机关的秘书,写起发言材料来洋洋洒洒,砍柴却显得笨手笨脚,刺槐树上密密麻麻的小刺把他手掌刺出了血。我那一向感情有些敏感脆弱的父亲,突然坐在山石上哭了起来,母亲如哄劝小孩子一样对他说:“你回去吧,我自己来。”父亲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:“我托人给你在县城工厂找份工作,你莫种地了,莫砍柴了。”母亲生气了:“地不种,柴不砍,我们这一大家子吃啥、烧啥?我不去!”

有一年腊月,我家附近山梁的土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,腾云驾雾般开来一辆吉普车,惊动了整个小山村。小孩们大呼小叫着来到吉普车面前轮流抚摸着车身,乡人们说,县城里的大人物来了。乡人们口中说的这个大人物,就是父亲在县城机关的领导。那天,父亲陪县领导去村里巡视生产,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也一路作陪。我从小是一个怯生之人,等父亲陪着县领导回来吃饭时,我一个人和家里的大黄狗蜷缩在院坝中间木香漫漫的柴垛里。等他们吃完午饭,我

才蹑手蹑脚地回屋吃饭,结果还是被县领导发现了,他蹲下身,和蔼可亲地说:“我认得你啊,你跟你爸来过县城,我记得你作文写得好。”天冷,我的清鼻涕在鼻下挂成了线,我嗫嚅着。“小孩子胆子要大一点啊,不然长大了怎么干工作?”县领导鼓励我。我终于鼓足勇气说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
我17岁那年高中毕业回家,接过了二伯给我在乡里铁匠铺打的镰刀、锄头、篾刀、铁锹。一套农具无声地告诉我,从此还原到了一个种地人的身份。我望着那沟壑边的土地,祖祖辈辈匍匐翻滚了一辈子的土地,土地上一季一季生长的庄稼,土地上耸起的林木,我就想,把自己的一辈子也交给它吧。

腊月里,母亲说,你跟我去砍柴。进入林中,松脂的香气、柏树的油味浸入肺腑。我在母亲手把手的指导下,学着去砍树上伸出的枝丫、干枯的枝条,空寂山谷里时不时传出枝桠断裂的声音。我和母亲各背着一背篼沉沉的山柴回家,我在前,母亲在后。母亲累了,她把背篼停靠在一棵槐树下,扶着胸口喘息。我也停下来等母亲,她望着我说:“从今开始,这个家的担子,你就要帮妈挑一挑了。”我歪过头去,望见山尖上的雾梦幻一般飘浮着。

把山柴背回家,我们把几天来砍下的山柴在屋檐下、院坝中堆码成柴垛。一个农家有了柴垛,就开始迎接新年了。

也是那年腊月的一天,我家院坝的一堆柴垛突然失火,冲天火光把我家的房子映得如在火烧云上一样红。闻讯赶来的二伯说,让它烧吧,火头来了,可能好兆头也来了。

来年春天,我考到了离家3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工作。母亲说,看来是那把火给烧来了。

后来我进了城,在一家小单位里扎下了根。我還是一趟一趟回老家去。家门前那温暖的柴垛,是穿在我身体上的老棉袄。在风雪漫舞的大年夜,母亲从柴垛里抽出的枝丫在灶里熊熊燃烧着,锅里沸腾着乡间腊食的诱人气味,柴火灶里燃烧的老树根有时发出“轰”的一声响。母亲小声说,老树也是有魂的,这是它们的叫声。

年夜饭后,一家人在堂屋中间燃起的柴火旁守岁,鸟雀一样叽叽咕咕说着旧年收成、新年希冀。但守岁到天亮的,只有憔悴的母亲。天刚亮,一锅奶白的汤圆已在柴火灶上的锅里翻滚了。

如今,母亲也早已进了城。那旧时年月里的柴垛,时不时还在我心里“轰”的一声燃烧起来,照亮一些发黄的岁月。